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上海闲话

热炒半卖“五味斋” ◆ 储有明

老里八早

经典滑稽戏《满园春色》取材于人民饭店服务标兵桑钟焙个先进事迹。桑钟焙最早是苏锡帮饮食店“五味斋”个服务领班。最早送家店开辣辣南京西路新世界百货商厦个西首、华侨饭店个东首，搭喜来临西餐馆是贴隔壁。店个规模比较小，只有一开间门面；楼上楼下两层楼，只有散座，既没包房；一天五市，从早点到夜宵，供应面点糕团搭仔热炒冷盆。

桑钟焙成为服务行业个标兵以后，“一人出名，全店升级”；由黄浦区饮食公司拿送家店调剂到大光明电影院西首，与原来光明饮食店合并，成为有六开间门面个人民饭店；两楼包房宴席，楼下

散座小吃。借仔滑稽戏《满园春色》连连演满个劲头，人民饭店天天吃客爆满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南京西路、西藏中路一带，是上海戏院、电影院顶顶集中个地方。勿但有大光明、大上海、和平、红旗等电影院，还有长江剧场、五星剧场搭仔专门演滑稽戏个天宫剧场；新世界百货二楼还有绿宝剧场、中百一店五楼个大新游乐场……每天夜里靠十点钟夜戏散场，五味斋、喜来临挤满等吃夜宵个吃客。

桑钟焙最大个本事就是能面貌辨色，让每一个进店个吃客齐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，吃得乐惠开心。据说夜宵供应个热炒菜肴可以半份起卖，就是伊第一个发明个。因为夜戏散场进店吃夜宵个顾客当中，有勿少是成双成对个年轻情侣。要挾掏腰包买单个

男顾客少花冤枉铜钿，又能够吃得有面子，桑师傅往往会得向伊拉推荐热炒半卖：就是买半盆炒猪肝，或者炒腰花、炒鳝丝、炒虾仁，另外再加两碗阳春面或者雪菜面、辣酱面。花一半个铜钿，搭买两碗双浇面个价钿差勿多。

热炒菜肴半卖还方便了勿少吃夜宵欢喜潮一口老酒个吃客。老底子辣辣五味斋堂吃黄酒最低计量单位是“一盒”，相当于二两半。吃客进店，先来一份热炒半卖，再温一盒花雕；老酒吃好，最后来一碗辣汤免青阳春面，拿吮没吃完个炒菜搭仔汤汁拌辣辣面里向，味道忒忒好噢！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灶披间

画室要搬场了，所以，有空辰光就开始整理，其实也听啥多个事体，主要是拿画箱、颜料之类归拢，勿要个包装纸箱之类拎出去丑丑脱。辣此地租迭套房子居然有4年了，房东老好，只收真真一点点钞票。要搬了，还真真有点勿舍得。返回个脚步宽松交关，看看走道旁边，也就一个礼拜左右，紫玉兰开足了，一部分花瓣已经零落为泥，而樱花又蓬蓬勃勃开出来了……

早上出去买菜，是昨日就想好个，烧一碗蚕豆蛤蜊鳊鱼汤。之所以有迭个想法，是因为最近朋友圈里挤勒晒花和诗，有一句记得老牢，是一位叫树才个当代诗人写个：“春天没有方向，春天只管开花。”走辣小区里随便看看，确实，花乱开，没头没脑个，樱花零零星星地留恋辣树间，青涩个樱桃已经挂上枝头了；素白个樱花居然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好像也就三两天工夫；垂丝海棠正当时，白里透红个，让人想起小姑娘怀春又干干净净个笑容；迎春花、茶花、梨花，连紫藤花都羞

桃花流水鳊鱼肥 ◆ 沈一珠



羞答答点头了，居然，还闻着桂花香了，四季桂花顶勤快，初暖或者初寒，只要温度合适伊就开，走过路过，养心润肺；桃花呢？俏讲桃花已经来了呀，也勿晓得迓辣哪

里；又想想，桃花选品种像煞并勿合适辣城里，就应该让伊野辣大自然里，十里桃花三生三世；又或者让人野了外头坐辣桃花下头写诗：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

候分克数买了蛤蜊、蚕豆和一条鳊鱼，天然，也是到了要控制饮食个年纪，一天就用心准备一只小菜就好，再配点蔬蔬果果个，其他辰光用来画图、写字，看花乱开。

蛤蜊蚕豆鳊鱼汤：蚕豆剥成豆瓣；蛤蜊汰清爽，顶好养个半天，让伊拿泥沙吐出来；鳊鱼叫鱼老板汰清爽，开好花刀，回来冲清爽血水，沥干。

蛤蜊排好摆进空镬子，淋点料酒，加热，等蛤蜊一只只张开嘴巴，撇出来，汁水倒出备用；鳊鱼沥干，两面煎到焦黄，加姜片、葱段、适量盐、水以及蛤蜊汁，大火烧开滚5分钟左右；蚕豆、蛤蜊摆下去，大火再烧3分钟左右就好，原汁原味，是春天里独一无二个鲜味道。

沪语趣谈

“落槛、乐恺”两相宜 ◆ 叶世荪

上海话中有“落槛”一词。对于“落槛”，《上海方言词典》解释是：“说话办事合乎情理，公正大方，豁达”；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简注为“得体”。据说“落槛”的写法来自木作行的术语“落门落槛”；旧时木匠筑屋，架门框、上楣，最后还要落门槛，全部做好才算完工。所以，“落门落槛”或“落槛”意味着到位、妥帖、牢靠；如果拿来形容人的秉性，就是得当、公正、人品好。反过来，就会被视作“勿落槛”。

形容同样的意思，有人也将“落槛”写作在上海话中读音一致的“乐开、乐凯、乐恺”。其中，因为“乐凯”曾是国内一家集团公司的名称，其所产的“乐凯”胶卷一度广为人知，且其英语商标为 lucky（幸运），有人便

据此把“乐凯”当作“落槛”的正写，归其为上海外来语音译词，这在词语意境、流传时间上显然都是有失偏颇的。倒是“乐恺”一词值得推敲。

“乐恺”最早可与《诗经》相关联。《诗·小雅·鱼藻》第二章：“鱼在在藻，有莘其尾。王在在镐，饮酒乐岂。”汉代郑玄解释说：“岂，亦乐也”；唐代陆德明又注曰：“岂，本亦作恺”；于是，“乐恺”通常便被释为欢乐。

其实，“乐恺”还有更广泛的含义，除了表现欢乐的形态，还可喻指某种高尚的品行。譬如，南北朝沈约曾作《郊居赋》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，赋中便有“望商飙而永叹，每乐恺于斯观”的句子；这应该不仅是指浅表的欢娱。另有一则事例：宋代《北山小集》中曾附有程瑀写的作者生平，说作者程俱的“曾祖光禄君乐恺平易，重然诺，喜施与，乡里称为长者”；这与后面写其祖

父“治剧邑有德于民”、写其父“丞摄令事阖邑欣赖”一样，都是展现一种高亮家风，而绝非为读者描绘一个欢乐可喜的老头。这一衬托对宣扬以骨鲠直言、刚正不阿名声传世的程俱，起到了寻根溯源的作用。

此外，在湖南涟源市有座“乐恺堂”，其主人、清代翰林谢振定也是因为行事磊落而被人称颂。相传他曾不畏权势，放火烧毁了和坤妾弟违规使用的车轿，被嘉庆皇帝誉为“烧车御史”。再看“乐恺堂”匾牌下的对联：“御史烧车彰正气，翰林课子振家声”；明显不是烘托欢乐快活的气氛，这里的“乐恺”是家族品望、坦荡人设的写照。

上述这些古人的品德也都符合今天上海话所说的“落槛”或“落门落槛”。由此，不妨将“乐恺”看作“落槛”的“更古版”，在记录上海方言上，“落槛、乐恺”似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茄山河

有段辰光，三五牌台钟、永久牌脚踏车、蜜蜂牌缝纫机、上海牌手表、红灯牌收音机是上海人结婚必备个“五大件”。我屋里有一只三五牌台钟就是85年前爷娘结婚辰光买个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迭只台钟就一直摆辣房间里五斗橱浪，从来既没调过地方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每逢整点，伊总会发出清脆悦耳个报时声。爷娘去世以后，迭只台钟仍旧摆辣老家个五斗橱浪。

我最近整理旧物，发现伊已经停摆，玻璃面罩也勿晓得啥辰光落脱了。我打开台钟个后门，看见门里向贴仔一张标贴，纸张虽已泛黄，字迹依然清晰。上头印有厂家地址电话搭仔详细个使用方法，让人一看就懂。还有一句顺口溜广告语：“挂歪摆歪，虽歪不停，倒拨顺拨，一拨就准。”拿三五牌台钟个特点表达得斜气生动。

我还辣钟里寻到2张当年个修理单据。一张是1965年6月14日，淮海中路上海钟表商店个单据。另外一张是1966年7月3日，淮海中路昌明钟表商店个单据。上面写个是阿爸个名字。

我想要拿伊修好，三五牌台钟曾经是国内知名品牌，到了现在，仍旧有厂家生产迭个品牌个钟表。我从网络浪寻到厂家门店地址，乘坐地铁9号线到肇嘉浜路站下车，寻到修理部，一位姓

赵个老师傅接待了我。

赵老师傅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一看就是有丰富修钟经验个老法师。伊接过台钟拆开一看，告诉我发条断脱了，机芯也要清洗加油。玻璃面罩需要寻找合适个才能配置，但勿一定寻得着。因为是老古董了，修理价钿蛮贵个，要好几百元。我听伊讲能够修好，马上一口答应。

过仔两个礼拜，我再次来到修理部，仍旧是老赵师傅当班。伊拿出修好个台钟交拨我。伊讲，迭只钟年纪虽大，机芯也老早就停摆了，但质量斜气好，经过清洗加油，走得斜气准。玻璃面罩也寻到一只合适个装上了，修旧如旧。

又听到台钟发出熟悉个嘀嗒声，我心里斜气开心。回到屋里，我拿掰只台钟揩得干干净净，摆辣靠墙个台面浪。每当报时钟声响起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搭阿爸姆妈弟弟生活辣一道个辰光，一种温暖个情绪油然而生。

三五牌台钟不愧是享誉百年、著名个民族老品牌。“85岁”个老钟，上一次发条仍旧可以走满14天，而且分秒勿差，实在令人佩服。辣修理部里，我还看见好几只已经修好个老旧台钟，想来也像是像我迭能个老人送来修个。辣现在个年轻人眼里，掰眼旧钟像是应该攒脱个垃圾了。但辣阿拉掰辈人心里仍旧是个宝，勿惜花大价钿拿伊修好。

三五牌台钟怀旧

冯济民

趣谈“板板六十四” ◆ 福华

上海闲话中，比喻非常死板、不懂变通，不灵活，可用“板板六十四”来表达，其核心含义强调两点：一是机械遵循规则，忽视实际情况变化；二是缺乏人际交往中的变通能力。沪上的通俗文学作品中亦常出现这个俗语，如《歌浦潮》第55回中写道：“阿六起初不肯，经不起财发再三要求，始答应带他回去，却叫他不可在官升面前道及，因他板板六十四，这副尊容很是讨厌的缘故。”

《清稗类钞》中有一段话介绍这个俗语的出处：“板板六十四，铸造制钱之模，范土为之，必有六十四孔，即一板也。每板必有六十四钱，以此喻人之不苟言笑，不轻举，不妄动也。”显然“板板六十四”最初仅是描述古代铸造铜钱工艺的固定流程，后逐渐抽象化为对“僵化”行为的批评。上海闲话则形容为迭个人“板板叫”“板板六十四”“只能做典当的朝奉，不配当商店的招待”，有贬义的意思。

弄堂记忆 踢毽子 ◆ 小申

前一腔有篇文章提到老早流行踢毽子，一记头想起小辰光搭踢毽子有关个事体来。

埃个辰光弄堂里踢毽子，佻欢喜“花式计数”，就是按照既定个花式踢法，看啥人先完成应踢个只数；所谓个“花式”有七八种之多。记得第一式叫“荡”，单脚勿着地连续踢；第二式叫“掇”，双脚轮流各踢一次算一只；然后，“拐”是用脚背外侧踢，“撞”是用脚馒头（膝盖）以上部分来踢，“道”是用脚背正面垫踢；花样经老多。最后一式叫“打撰”，要辣一只脚跳起来后，用另外一只脚朝后踢起高抛下落个毽子，迭个难度相当大，如果有本事连续“打撰”，肯定就是高手了。一般每一式要完成十只，半当中毽子落地，就失去掰一轮踢个资格；等下一次再轮到，可以连牢前次中断个地方继续计数，譬如从“四掇”“六撞”开始。

已动手做”，掰也是实情。当时厂家是按照上级安排个计划进行生产，而能排进生产计划个是生活必需品，所以商店里根本就既没毽子掰种商品。其实做毽子并勿困难：鹅毛管一头剪成四五瓣，穿进有洞眼个铜板里，摊开剪开个部分再覆一只既没洞眼个铜板，外头用布头缝好，然后辣立起来个鹅毛管里插上公鸡尾巴浪个羽毛，一只毽子就做好了。但是埃个辰光，鹅毛管、公鸡毛、旧铜板三样物事佻都是轻易好寻到个。城里看勿到白乌龟（鹅），养鸡人家勿养公鸟，有洞眼个铜板起码是清朝个，一般人家屋里老早寻勿着了；至于用替代品，塑料管忒软，母鸡毛忒短，勿用铜板做出来个毽子忒轻。有辰光偶然觅到一样，也勿一定配得齐另外两样，所以小辰光啥人有只毽子也是蛮稀奇个。

文章里还讲道：“毽子需要自